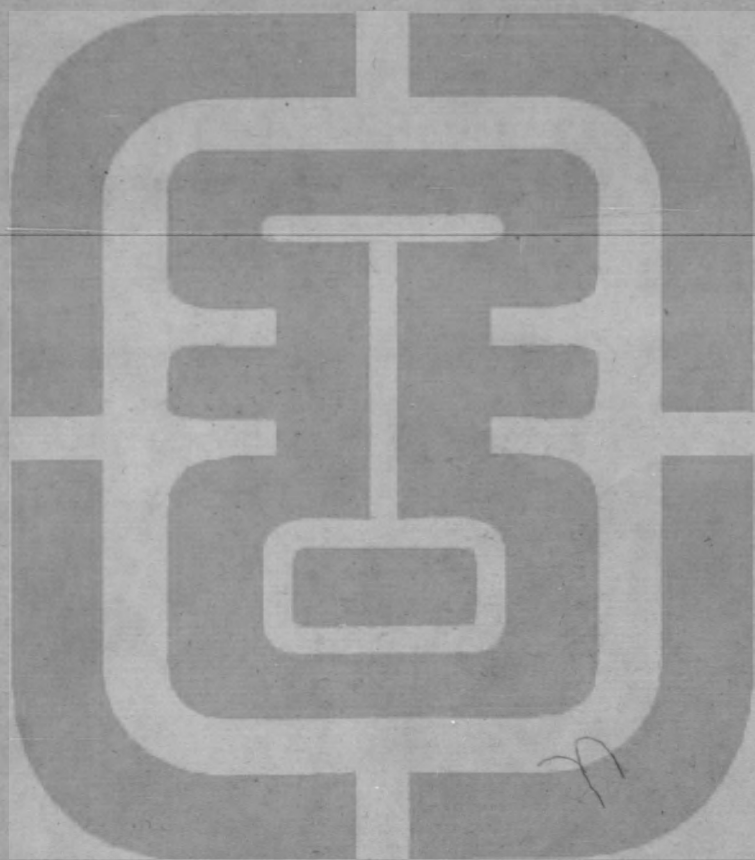


崔清獻公集  
九之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  
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侈珍良  
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土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覩肆敷  
慶澤式音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厭難折衝之畧爰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端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畬朕方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

嘉定十年  
五年

勅與之南陸賓犧炎歊孔熾西陸制閫牧御良勞

今汝尚藥之珍徃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  
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  
五年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  
御之勞翠管銀鬕徃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  
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

轉朝請大夫

嘉定十年  
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  
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褒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卿以禁橐之耆儒領制閩之重寄雖并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嘉定十年十二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因心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  
從之老繇錦城而建制閩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  
威靈諸將稟命竭民疾苦四路莫安外無列燧之  
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  
方界趣還乃祈均 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乎來  
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  
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  
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

詔嘉定十七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不允乃疾速前來供職  
許何意得聞一身在疾之微喜已良愈晉登禮樂  
之任非有筋力之憂老成之來虛佇以待所辭宜  
不允乃疾速前來供職

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勅奉州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賦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鄭請大  
天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  
之德宇融深才猷縟粟比由推擇亟晉其於文官  
迺克對敷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遂嚴將虛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充  
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知  
轉朝議大夫嘉慶十年九月  
新議奉燕約繼世而有天下章新使

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陞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濟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端平二年七月

朕妙簡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鄉名德素孚有以壓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異辭亟祗承渥今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專用老成之意

其三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朞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逸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佇再此親劄宜體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齎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歲微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為憮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允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  
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  
想冀卿之幡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  
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  
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  
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  
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  
臯綏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  
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  
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  
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  
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  
易退之風高矣但溫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  
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况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揣摩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謬庸亡竒亦以尚書舊辟厠撫機之例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就有某案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竚存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  
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己以  
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  
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  
邊隙未常拒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  
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  
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廝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  
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  
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  
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  
人思之此可強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  
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  
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  
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爲利欲所  
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  
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  
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  
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  
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壘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爲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爲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改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輒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緝粟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謀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億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爲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恃爲長城識者以經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  
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  
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  
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  
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  
寃詩取碩大為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  
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

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  
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  
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  
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  
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  
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  
永嘆

右行狀帖跋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先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醉文

劉克莊 莆田人號后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  
鶴君嘗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  
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  
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  
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夷之清仕止久  
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  
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  
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  
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  
后村劉公酌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興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  
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氓名震于異域  
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  
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  
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  
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  
所可見者晦焉而弗彰吾黨責也高山仰止僕竊  
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  
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  
一二哀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  
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  
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  
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煥文

瞻箕尾兮概光藝沉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  
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鏘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賸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道遥兮盤桓在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血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盼饗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

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莆



亦越分鳴珂烏衣畫錦綠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爲難唐之中否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更化當寧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節尚以曲江之出爲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爲

公祠迺率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閱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曹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  
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  
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占  
喟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  
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  
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  
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  
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  
焉嗚邑人景仰之思寓于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  
七割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  
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巖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顓戩翰崔公清規重德  
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  
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  
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  
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  
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崔  
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出國朝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  
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  
陲言行在天下勲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  
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奕然貌慨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藐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故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  
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  
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  
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墓  
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龕砌宏麗林木蒼鬱上千

雲霄元氏訖錄盡皆隳廢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璩等脩而葺之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徵予文誌之予與子璩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郡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太傅諱克字子仁葬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會太父也贈太傅諱雋葬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公遂名星郎及長個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潯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治事事平拜中書叅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十三疏  
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  
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思例其繫銜則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是年十  
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  
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間氣所生其文章事  
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  
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  
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  
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  
胡通毀之據為私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予璩  
即其居桂華堡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為誌  
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  
今古而塋墓頽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  
墓也為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  
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鈔  
梓以傳焉諸永久猶以十三疏未獲求之不置可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遂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遂固辭歸老岩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翻然改畷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播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馬愉齊郡人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  
百三十餘年楮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偕七世孫  
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  
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  
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  
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爲人韓嘗言  
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  
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  
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  
昂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諒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以爲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廩庾盈溢兵民相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謀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驚懼奔遁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爲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戍卒銜怨以叛攻掠近鄙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柄其憂國爲民至老未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陬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戮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爲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已陳璉  
百撰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塋增城縣雲母里古  
華山之原其帥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爲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璠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率族人行之有年子璿子作箕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母羅氏贈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星墜懷中既妊而生公幼名星郎岐嶷異常兒及長補大學生初叅齋或夜夢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邁于同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己卯冬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實錄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年召爲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召不起復以叅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亂徑擣廣州公有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書李昉英節推楊汪中縋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袞矣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寒花晚節之句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為潯州司法改淮西幕擬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尤著有循良風後陟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謇諤之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為制置以關外四州為蜀扞蔽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

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之料事出入意表者多類  
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允  
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昂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  
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  
姊嘗爲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  
以私相爲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  
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  
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圖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  
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  
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佐邊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  
羨錦來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  
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  
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  
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馮  
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  
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  
之出衆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  
之年竟躡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  
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

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爲公後乎子遂有學行洪武  
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  
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  
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  
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  
而公平生所建勲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  
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宣德庚戌仲冬撰

曾際

狀元廬陵人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  
爲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哉公繇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叅軍通判  
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  
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爲叛卒所逐成  
都軍亂朝廷用公爲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  
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捕斬之蜀  
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  
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有輿登城叛兵俯伏  
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兼聽爲先其言反復閭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之行事軒翥磊落光明正大而實當宋運衰弱之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爲私第公之五世孫子璲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構祠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今公六世孫伯胃從成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箕從

子公噐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間以屬大學生何善承請予爲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爲其子孫者乎宜夫子璲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夫爲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雨霜露之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爲記焉

贊

黃諫  
翰林院  
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東國鈞軸為世偉人嶺南間  
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劔閣祠後

陳獻章

新會人翰  
林院檢討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  
時題劔閣即此祠也曩臺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  
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虛古今幽  
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  
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正德甲戌  
秋七月撰

右此記始予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  
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  
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  
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  
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  
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  
行錄所載不過詔誥勅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  
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  
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  
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

右此贊跋  
應當道名

賢進念前哲表異忠良之盛事也予爲之子孫寧  
不知所慕哉遂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寶之  
八世孫  
睡識

紀祠堂興廢之由

洪武戊寅作

五世孫子琢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錄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  
家藏文集爲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錄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撫鄉閭田里值鄉先生陳

閔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爲諸生分持而  
嗣錄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  
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  
用附于錄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  
博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  
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  
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  
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  
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允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  
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



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摧鋒叛卒曾忠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有與登城諭以禍福賊衆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叅知  
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彥暨吾門少長  
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馘核維旅脩爵無筭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雖雖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爲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  
之寄於可爲之時引郡志舉而後之所以關乎名  
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  
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  
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  
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嗒颯而陳參其間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劔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  
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憐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堦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爲門外客公係菊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潛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喜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兩丹青同日到山家遂齋宿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輩盛具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  
清通朗徹藐于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警效若  
接按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  
之芳寒泉之列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巾丞相九回徵不起碧空長挹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蛭蚓霸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鴟鴞相爭食惟  
公力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廉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瓣香拜焚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懷尚饗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奈何懷  
印綬甚非得已佩弓刀德尊奎壁群兇伏天落金  
牌一劄褒綬急驚心護鄉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挽詩

劉克莊

莆田人  
號后村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楊綰用不柰蔡謨  
辭祝柱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  
踈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入指相  
君居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垂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桂發

號東園

下馬傍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賢閣耆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公用蜀制

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瓊花屏乃愛棠碑公紳維

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花於屏細吟伊呂蕭曹句魯斐誰歟敢說詩今無恙

唐律

陳黃裳蜀西人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

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抔玉

盃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翟龕寶安人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墓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

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關全蜀險端平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心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綠槐昔日三

公第古栢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

木後人思殊勲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為碑

唐律

潘昇號東窓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冕有蟬去曲江張半

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

新人亦天扶植每難冰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井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興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官  
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  
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黃甲登

號存耕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  
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坡後寒  
花有幾枝盛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

右元

名人題  
詠止此

古律

蘇順孫

號後溪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晶入則朝偉器出為國長

城敵愛叔子僖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草芥兩府多  
門生風采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今  
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冥冥瓊花屏緬懷讀書處恍  
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  
今日坐奠楹素梓恭敬意霜露煮蒿情興起百世  
下懷哉此風清

樂府

調木蘭  
花慢

陵濟國

歷陽人

艤羊城晚權仰千載一人疆甚霜簡能嚴白麻莫  
起風節堂堂開張武侯膽略是丁年曾作去聲國金  
湯黯黯秦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凜凜忠精義氣牛斗爭光  
可常得知身後正塵飛滄海粵天長蒲澗舊盟休  
問菊坡秋圃還香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終

